

深山寻古纸

张 扬



《纸书》

张扬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4年3月出版

二〇二二年夏日，去往岳西桑皮纸产地毛尖山乡板舍村。临行前，闷雷在头顶轰隆隆作响，铅灰色云团急急翻涌，似要下暴雨了。其前奏和气氛，令人承受着压迫感。似乎，也有老天爷考验人的一分意味。

忽地，乱风四起，云团速速散去，一切复归炎热。小区内的一株桑树，已从枝叶乱舞之态；回归静默模样。这株桑树高近六层楼，它生长了三十余年。从桑树中传出的蝉鸣，急如箭飞，连绵不绝。蝉像一个鼓动者，奈何不了心静者，只能让烦躁的人更烦躁。或许它从未叫醒一株树，更未打动一片树林。

此时，我拎着装有衣物的箱子，步出了家门。室外热烘烘的，像有巨大的空调外机在不停地吐着热气。走几步，人便汗如雨淋，猫身钻进车子，将车子启动后，平缓地驶向城西南。

记忆的片段拼接起来，组成的是私人化的认知图谱。二十余年前，首次去往岳西县城，所走路路弯曲而陡峭。车子忽上忽下，路旁悬崖峭壁时有闪现，行到一个拐弯处，瞥见悬崖下存有坠车痕迹。折断的树枝、残破的铁皮，无不提示着之前发生过什么，也加剧乘客惊心程度。惟有司机平静如常，方向盘忽左忽右，在他手里快速转动。随后的行程，倒也平安无事。如今，经由高速公路，行驶两百余公里，费时不到三小时，便可抵达岳西县城。

一次次走进岳西，偶尔痴想，设若化身为古人，自己是否决绝地向山而来，成为隐居深山的耕读者、手艺人？

岳西县城安卧于高山之中，衙前河穿城而过。衙前河为皖水上游干流，东流至毛尖山水库，出了水库，与鹭鸶河汇合，而后流向潜山。

有山有水的县城，常年云雾缥缈，这里空气清冽，怡人养人。恰如它的名字天堂镇所具有的寓意，人间天堂在于物质和精神上的丰盈，也在美美与共。

天堂镇南接响肠镇，响肠镇上有座古建筑，名曰惜字亭。惜字亭是岳西人尊崇文化、敬惜字纸的物证。天堂镇东面，坐落的是岳西县毛尖山乡。家在毛尖山乡板舍村的造纸工匠王师傅，二〇〇五年尚且籍籍无名，出自其手的岳西桑皮纸也未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。这一年的秋天，尚未连通高速的岳西，迎来了特殊的一行人。他们从北京出发，辗转一千多公里，耗费将近一天时间，才到达岳西县城。随即，他们马不停蹄，驱车前往毛尖山乡板舍村。

故宫专家与山村手艺人终于见了面，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彼时，山景斑斓似油画，清澈的溪流欢歌不停。小小山村来了一群贵客，造纸的人觉得比自家办的一场喜事还要风光、热闹，整个人也是格外有精气神。

从这一天起，深山中的一门特殊手艺，一个家族故事渐为外界所知。

二

去往泾县多次，屡屡走入宣纸文化园中。曾向当地人提了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：宣纸核心制作技艺被外国人窃取了？陪同的人笑了。在他看来，只有以本地的原料、本地的水，加之传承下来的古法，才能做出地道的宣纸。

几年前，到巢湖之滨，参观“掇英轩”纸笺加工技艺传承基地时，有人提醒我，纸笺的一些制作场景不能拍照。到岳西，现场观看桑皮纸制作，造纸师傅同样提示现场跟拍的摄影师，一些镜头不能外传。

以传统技法造纸的人，深知其中不易，都有珍惜、警醒和保护意识。

实际上，滥觞于中国的造纸术，早已传播于海内外。整体上看待造纸，并无多少秘密可言。若有什么机密，可能在于用材配比以及工匠掌握技艺熟练程度而已。

相对于皖南山中宣纸的关注度，岳西以及潜山境内的桑皮纸仍然是寂寞的。做桑皮纸的人是寂寞的，山村大多时候也都是寂寞的。寂寞如雾，深沉似夜，将许多人、物包裹于其中。

素有纸业“活化石”之誉的桑皮纸，给人以难以穷尽的历史感或者说深邃感。这种难以捉摸的深邃感，与时空的深邃有关。在岁月深处，山河海洋此长彼消，原始森林莽莽苍苍，奇花异草无人问津，它们真实存在过，又如都影如泡。

桑皮纸的故事，发生在久远的年代，包含了人类表达、宣泄与记录的需要。从茹毛饮血到刀耕火种，文明的曙光从厚厚的云层中投射出来。磨石，琢玉，烧陶，冶铜，炼铁，造纸……灿烂而庞杂的造物史上，桑皮纸是纸中一类，沧海一粟。当桑皮纸从时光深处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，其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它背后的故事，既有迹可循，也存在着模糊之处。历史记载是一种面貌、骨架，更多的生命存在，包括人的记忆、情感，都消失或隐匿在时间深处。

所幸，桑皮纸未绝迹于大山之

中。在现代与古代之间，它是可以触摸、感知的一根连接线，而不仅仅是隐在故纸堆中的一个固化的符号。

出自深山的桑皮纸清奇古奥，每一张桑皮纸都独一无二，无可复制。人间好物得之难，失之易，如同掬一捧琼浆玉液，一不留神，它就从指缝间漏掉了。

往大山里走着，走在草木时时呼吸着的地方，走入桑皮纸的产房中。脚底传来的，是一种厚实、深沉的力量。这种力量源自时间，也源自岁月长河中无数生命个体的故事。它们累积在一起，成为不可分离的彼此，成为一种载体和源头。

包括桑皮纸在内，纸与大地存在着血缘关系。纸并不蹈空，而是根源于大地。纸与历史有着相互印证关系，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产物和智慧之果，是人类想象力、创造力的一种体现，或者说，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想象力、创造力。

三

《考工记》言：“天有时，地有气，材有美，工有巧。合此四者，然后可以为良。”桑皮纸穿越千余年，未绝迹于世间，在于天时、地利，更有赖人的力量。其制作精良程度，掌握在匠人手里，体现在数十道工序和众多细节上。

厚重的历史文化，是岳西桑皮纸的底色；独特的材质和一以贯之的传统技艺，是岳西桑皮纸光华内蕴的依仗；山高林深，则是岳西桑皮纸出产的地理背景。

一地多花，花开多枝。岳西坐拥好山好水，盛产好茶好戏好纸。

古人认为人心与万物一气流通，大约可以理解为万物互联、人与物互联。一地之物，一地之人，其内在气息有着相连、贯通之处。由同一母体生发，自然同身共命，同气连枝，共同构成地域文化的魅力。

天上有云气，土中有地气，云气、地气有形而又无形。

岳西的戏，得云气，也得地气。岳西人嗜戏，城中乡间，黄梅戏、岳西高腔声声入耳。岳西高腔是本地戏，男女演员表演时很卖力，一唱三叹，那声腔拔至高处，如大鸟一飞冲天。

岳西的茶，得云气，也得地气。岳西人好饮茶，饮茶是岳西人的日常生活构成。岳西之茶，在高山之中，因了云雾笼罩，天然有山野气。

岳西的桑皮纸，得云气，也得地气。它的每一根纤维，都融有岳西的山山水水，浸染着岳西的人文精神。

深山之中，溪流之畔，手工造纸属于素心人所为，他们脚踩厚土，看重天时，循规蹈矩，不紧不慢。他们要调动全身的气力、感觉与意志，裁剪一片片云，掬几把清水，将天光人影揉入纸中。

有时，他们好似巫师一样喃喃自语；有时，他们又像一个埋头苦干、不知魏晋的世外之人。在漫长而缓慢的日子里，山民手工造纸的生活，是机械的、单调的，也是清静的、平淡的，泛出苍苍古意。

中国先哲将纷繁世界抽象成白与黑、阳与阴、实与虚，等等。这是大道至简的思维。一张桑皮纸是白的、空的，一张桑皮纸又并非空空如也，它可以包罗万象，容纳千里江山、千古传奇，承载大道至理。

老子言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所谓古法造纸，正是从无到有，从虚到实，从湿到干，从黑到白，是造物，也是制造彼此关联的世界。

以古法造纸，凡取材用料，既离不开水，也需要火的加持。一旦成形为纸，又须提防水的侵蚀、火的炙烤等种种威胁。

物与物之间纠缠不休，物与人纠缠不休。相较于金银铜铁，纸薄而易碎。由纸印成的古籍，在保存过程中艰难重重。一旦遭遇疾风骤雨或熊熊火焰，它们便脆弱得不堪一击。易代之际，更是惊涛拍岸，存量一再缩减的古籍善本能够化险为夷，可谓幸而又幸。

纸轻薄如蝉翼，却能以柔克刚，寿达千年。风吹雨打中，多少楼台坍塌不见了，纸及纸上的世界还在延续着。

因人有字，因人有笔，因人有纸，字与笔、纸、墨，水到渠成融合，一时雷电远遁，天地相安。累累书籍，万金家书，浪漫情书，离不开纸。长时间里，人们有赖于纸，且日用不觉，习以为常。

当网络普及后，更迭加速了，迅猛之变再次波及纸的使用。在讲求速度与效率的时代，一眼望去，车水马龙，波光粼粼，繁花似锦。当下，可供消遣的产品、阅读的渠道有增无减，人们的视觉乃至整个感官系统受到一次次冲击，有限的注意力被分散，挤占了。

流水线上的产品层出不穷，传统手工纸显得无比被动。尽管如此，纸在当下仍未失去用武之地，纸书气息依然独特而悠远。

老屋倔强，纸槽独守。晴日的每一个清晨，山谷中的鸟鸣都应和着泉水，格外清亮、悦耳；入暮时分，万鸟归巢，虫声如潮。无数的声音，在老屋以及周围山谷中传递着、混合着，仿若一场大合唱。它们似有某种神奇的穿透力，可以洞穿一切有形或无形的阻隔。造纸山民从小熟悉这些声音，熟悉打浆声、捞纸声、切纸声。

纸虽无言，造纸有声，兼之风声、水流声……

众声合一。声音中，有古韵禅意，也有源自天地间的饱满元气。声音或高或低，回响了一千多年。循声走去，但见造纸之人身材精瘦，肤如古铜，手掌粗糙，面色庄重。

